

我和陈善民既是同学又是同事，师范毕业后，曾四次一起分配到同一个单位，这种巧合很是罕见。老陈为人随和厚道，交涉面广，同志们最愿和他一起出差，出门就让他请客，他有求必应。如此以来，他的日子就比较拮据，他老伴宋淑兰常向我诉苦。我劝他，他总是淡淡一笑。如今，我俩都是八旬老翁，仍像学生时代一样互相关心。



# 从同学到同事再到俩老翁

## 我和陈善民情同手足

### 4次分配同一单位

1952年底，沂水专区组建扫盲工作队，从沂水联合师范抽调学生作队员。我和陈善民等十几名男女同学提前离校，参加扫盲工作队，这是我俩第一次分配到同一单位。扫盲工作队首先举行培训，主要是学汉语拼音。经一周培训，到沂水县西乡举办扫盲班，创造典型，摸取经验，以备在全区推广。

一月后，撤销扫盲工作队，成立扫盲办公室，准备长期扫盲。大部分同学回了校，我和陈善民等3人被分配到扫盲办公室，这是我们二人第二次分配到同一单位。扫盲办公室作为一个科室，设在沂水专区县级文教科内。当时整个文教科不足10人，李科长到各县出差，正县级干部别说汽车，连自行车也没有，全靠步行，正副科长很少在办公室。我们五六个人，平时在办公室办事、学习。

过春节了，除回家的外，我和陈善民等5人一同过年。伙房准备好面、馅，让各单位人员领回去自己动手包饺子。我为此写了一首诗：“生来已有十九春，唯有这春最为新。五人结伴过新年，欢笑喜迎新春。”沂水地委还是老传统，过年召开各县县委、区委书记会议。我有个远房叔叔潘瑞远，在本区任副书记，也来出席会议，住在招待所。我先和陈善民商量，然后经大伙同意，让我叔来吃水饺过年。

过完春节，我和陈善民又被分配到沂水专区电影队，这是我俩第三次分配到同一单位。那时电影是热门，但没有电影可放，主要放幻灯。这天吃罢晚饭，我俩来到城北长安庄放幻灯，刚到村庄，群众欢迎我们，并主动帮忙，在一户大门前挂银幕，门前是个广场，观看的群众坐满一大街。在门里安一张桌子，桌上放一盆白开水，放两个黑碗，供我俩喝水。幻灯片是静止的，需要根据镜头作些讲解，以免冷场。当时的分工是我讲解，幻灯片内容是农业方面的，我当过老师，又熟悉农业生产，在介绍春耕镜头时，受观众热情感染，结合抗美援朝的形势，我唱起来了：“二月里来好风光，家家户户生产忙。指望今年收成好，多打些五谷交公粮。”老乡们一片掌声，事后受到表扬，老陈也替我高兴。

电影队的椅子还没坐热，半月后报社对原扫盲队的同学进行考察，又将我和陈善民调到沂水地委机关报——《沂水农村》报社工作。至此，我和陈善民第四次分配到同一个单位。

### 报社十年同事情

沂水联师学生毕业后，多数当老师，我和陈善民大概因团员优等生，四次分配皆为公务员系列，按当时政策，家中受到优待。尤其分到报社，被认为是美差，同学们更加羡慕。这天，十几个女同学到报社看我们，那时吃“皇粮”的姑娘少，她们的到来引起波澜。当时报社大龄青年多，有些新四军转业来的南方人，30多岁仍光棍一条，同志们要求我们牵线搭桥。那时我俩都是20岁的小伙子，不好意思对女同学开口。

1953年7月，沂水地委在大礼堂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，传达山东分局撤销沂水专区的决定，我和陈善民等报社人员参加。其实，撤销沂水专区的消息早已在各单位传开，而且我们还得知《沂水农村》报社原班人马迁到临沂，创办《临沂大众》报。听说，临沂城北沂水城大，城里还有一条石板马路，西关孔庙的银杏树有几抱粗，我和陈善民等一帮小伙子，恨不能一步就到临沂，一饱眼福。2003年，《临沂日报》创刊50周年，我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《报社生涯》，我把报纸送给老陈，二人共同回首这段往事。

报社迁到临沂，驻天主教堂后院，我和陈善民等几人在二楼办公。这天善民的未婚妻宋淑兰到报社，楼下喊有人找陈善民。我们探头一望，来了个大姑娘，三人齐下楼迎接。宋淑兰回去后，寄来一封信，里面有照片，我和办公室另一个人悄悄打开看，然后



1984年10月，陈善民在电业局会议上讲话

封好递给陈善民。他不好意思当众看，放抽屉里，下班时他故意晚走看信，我和同事偷乐。饭后三人一起遛大街，我俩说照片照得好，并说信的内容。陈善民一听就知道我们偷看了。“偷看情书”后来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笑料。以后，陈、宋举行婚礼，我做司仪。

此后，我先后主持6次婚礼，不过阴时婚礼简单。旧时结婚拜天地，这时改为拜领袖，向毛主席像三鞠躬，然后要求谈恋爱经过，多数寥寥数语。最精彩的节目是啃苹果，将一个苹果用细绳吊起来乱摆，让一对新人啃苹果，掌声笑声往往响成一片。

在报社同学加同事，我和陈善明总是互相照顾，因我常期值夜班，造成神经衰弱，有一天差点晕倒，老陈还送我到医院住院治疗。

### 天各一方 友情常存



2006年5月，陈善民、宋淑兰夫妇合影

报社撤销后，我俩分离，老陈到地委组织部工作，后任临沂市电业局副局长、市公路局副局长等职，我们还是常常见面。那时，报社有一同志被打成右派，发配到临沭县看水库，老陈到临沭出差，顺便到水库看望这位老报人，二人见面泪汪汪，不愿正视对方悲情。回到县里，老陈对有关负责人讲，这人原为科级干部，因家庭成分高，运动中受到打压，现在应该落实政策。有关部

门作了调查，论证，落实了政策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有次调工资，规定中专毕业生涨一级工资。莒县一女同学文凭丢失，档案也没记清楚，来找老陈，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证明。

我俩始终保持联系，老家来人也是互相看望。陈善民老家是莒南县坪上镇，我原籍日照县沈疃。两地相距80公里，风俗相近，生活习惯相同，老家来人能聊上天，彼此记忆深刻。陈家大爷80多岁到临沂看病，我去探望，老人时隔多年仍记得我。

退休后，我和陈善民更有时间相聚，彼此关心。有一年春节，老陈单位离退人员相聚，他被灌醉了，倒在沙发上，我去探望劝他以后惜杯。我患慢性支气管炎几十年，抽烟就咳嗽，他劝我少抽烟。以后他戒酒，我戒烟，受到双方老伴称赞。

2013年，沂水联师毕业60周年，由老陈主导，老同学聚会。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《笑声中60年同学情》，《鲁南商报》等报纸刊载。远路的同学看到此文，有的登门拜访，有的电话叙旧，续写60年同学情。

(潘兆仲)